

诗路花语

## 天空(外二首)

□林晓娟

天空是风的画板  
云是风的杰作  
风将云  
吹成一幅绝美的画  
装裱在我们的眼睛里  
吹成了一封信  
向四面八方  
遥寄出我们的心情

## 云的衣裳

风牵着云的手  
游遍了天空的角角落落  
每一个角落里的色彩  
都为云裁制了一身新衣裳  
云惊喜地更换着新衣  
跟叽叽喳喳的小鸟打了声招呼  
容颜失色地躲开了臭虫  
云披上七彩霞衣  
散发着金色光芒  
像极了无边无际世界中的理想岛

## 风的天性

风的天性  
如此放荡不羁  
吹过一栋栋房子  
擦肩而过一个人  
撩起了尘土又轻轻放下  
在某个角落百转千回  
谢绝了树的挽留  
飞扬着吻别了花  
找到久违的旷野  
在那里  
释放着它的天性

轻灵短章

## 一簇蕨草

□蔡光



办公楼墙外有一座水泥钢筋的三层楼房,在三楼阳台栏杆外与雨槽之间的缝隙中,长出了一簇蕨草。

早晨,蕨草背后的阳台栏杆遮挡住太阳光线,看到它的绿叶经过露水的抚摸和沐浴,理直气壮地舒展开了,将昨日煎烤的疲惫收藏在枯叶之下。

升高的太阳爬过了阳台栏杆,如无数双灼热的手落在蕨草的绿叶上,很快将那点残留的可怜露水吸得一干二净。绿叶经不住太阳的火辣,开始卷缩起来,像人们的手慢慢地握起了拳头。能看见绿叶中有的叶片和根茎已被烤得枯黄,它依然顽强地挺立在烈日下,直到太阳从西山落去月亮从东边上来。

蕨草美丽的家园在大地并不在阳台缝隙。在山地里树林边,在田头地角,那里充足的水分,肥沃的泥土,焙深了它的足迹,风吹过地上一草一木,也能见它摇曳的身影。

春天花香弥漫之时,正是嫩蕨草长出的时日,从城里去农村抛荒的田园边,或者无人居住的前后屋,那里充足的养分,充沛的雨水,让蕨草的根茎长得跟筷子般粗大,采一把回来,就能做出一盘餐桌上的好菜。

长在阳台雨槽里的蕨草,虽也受春天的温暖,也有雨水的滋润,但就是长不出地上蕨草那么粗壮的根茎。每到春雨细密的时节,那根茎也努力挣扎地从蕨草根部长出来,又瘦又细又勾着头,营养的缺乏使它提不起更多的精神气。不过,它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顽强地写出一首四季的生命之歌。

夏日的阳台蕨草,最渴望下一场大雨。天空已经到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之时,蕨草精神抖擞像出征战士,把卷缩的叶子一片一片舒展开,来迎接暴风雨的大驾光临。

起初几粒斜斜的雨滴答落到了叶子上,擦去叶上的尘埃。接着雨滴直直如柱子般密密地砸落下来,打疼了蕨草,根茎上细软的茸毛像花朵那样张开了。终于哗啦啦的大雨倾盆而下,雨水落到了缝隙的蕨草根须里。久违的雨水,终于盼来啦,从蕨草根须到达了根茎,再从根茎流到了枝叶每处脉络。细心的风经过时,听见了蕨草生命生长的声音。

蕨草怎么长到阳台雨槽里去的?是风吹是鸟啄还是人类活动结果?这些已经无法考证了。

也许是因为太过于想念大地母亲,哪怕身处高楼的狭缝,它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努力地去生长。

特写

##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造一个瑰丽的梦

□李艳

7月1日,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南浔隆重举行。我省作家沉洲的《乡村造梦记》(作家出版社2021年12月

出版)获长篇报告文学奖。颁奖会上,沉洲的获奖感言十分真诚。他说,非常感谢大家对《乡村造梦记》的认

可,特别感谢那些在乡村大地上复兴中国梦的人。希望能让现实继续激发自己的抒写能量,讲好更多的中国梦故事。

## 从理性出发的感性书写者

《乡村造梦记》以林正碌在屏南乡村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艺术教学活动为主线,讲述了一批“造梦者”在闽东大地上坚持不懈发展文创产业,助力推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全书共28万字,分为“梦起策源地”“梦续桥头堡”和“圆梦扬帆港”三个部分。

4年前,当沉洲听说屏南龙潭村正在发生的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假的吧!

一位外来艺术家,放弃在上海已经红红火火的事业,到偏远的山村里教农民画油画,把一个空心村变成了网红村。——这,听起来堪称“奇葩”。

“我这人相对理性,虽然人们常常认为作家感性,但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和打动的人。”沉洲说,2019年夏天,自己正在写随笔集《闻味儿》,在屏南采访约稿时,听老朋友说起龙潭村乡村文创的事,只觉得闻所未闻,简直不能相信。

不过,“奇葩”的事还在后头。半年后,沉洲真正走进屏南乡村,那“奇葩”的一切活生生就摆在眼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让他不由得信,不由得深深地被打动、被感动。

清澈的小溪、黄墙黛瓦的民居、挂满橙黄果子的柿子树,这里的乡村风貌极具唐诗宋词意境;公益艺术教育中心、美术馆、咖啡厅、书店、音乐吧,荒野偏远的山村,有着和城市几无二致的文化产业;教农民画画的公益奇人林正碌,种田、理发、开杂货铺又爱上画画的“斜杠”农妇黄余清,上了央视节目的残障小伙沈明辉,还有周芬芳、张嵘嵘、陆坚、陈孝镇、吴明峰、夏兴勇等一批为乡村振兴全身心付出的党员干部,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如此鲜活多彩富有激情……

“我被这里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住了,迫不及待想解密所发生的一切。”沉洲说,在屏南乡村陆续待的半年里,每天他眼睛一睁开,就抄起电话联系采访人,或约着跟谁一起去感受现场。他将自己完全融入村庄,一头扎进这个听起来有些梦幻的事业中——教农民画画,用文创产业带动乡村发展。

光有名有姓的人就采访了70多位,有的时候聊到人家都烦了,问沉洲:“你怎么还有问题?”和林正碌聊到晚上一点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拉着一位村支书聊到晚上12点半,对方忙了一整天早已疲惫得哈欠连连,沉洲依然精神抖擞。

就这样,从“不可理喻,有这么奇葩的事”到“被深深打动、深深感动”,半年时间里,沉洲不仅解开了自己最初的疑惑,还急着想把观察到、体验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他从最初那个理性的思辨者,似乎又变成一个极度感性的书写者,恨不得转瞬成书,快快把这件屏南乡村里发生的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告诉天下人。

采访结束后回到福州,沉洲将自己关在家里,昼夜颠倒地开始写作。100天后,20多万字的《乡村造梦记》初稿出炉了。

## 屏南“乡村造梦”可以复制

虽然正处于创作的成熟期,沉洲仍很笃定地自我评价:它(《乡村造梦记》)一定是我这辈子写出的最好的作品。

无论是初创还是一遍遍修改时,屏南



乡村里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的人,那些为乡村振兴义无反顾的人,那些冒着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人,总是活灵活现地在沉洲眼前晃动,常常让他不由得感到鼻头一酸。在讲述时,他也时常因激动而哽咽。

“反复被感动,在我相对理性的写作经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状。”沉洲说,这是他笃定“最好”的缘故。

对于这部自己认为写得最出彩的作品,沉洲也有着自己的私心,希望被更多的人看到。但是,这样的私心无关“私欲”,“而是我认为屏南的这些乡村振兴经验,值得被推广,也可以复制”。

屏南的乡村振兴之路,恰如一个造梦的过程,不是做梦而是造梦。像盖房子一般,一砖一瓦,一点点成型实现——

在没有多少自然人文景观和特色物产资源的乡村,通过教农民画画、自媒体售画,让农民增加收入,提升自信,更新观念;修缮老宅和建造公共空间,打造“挂得住乡愁”的人居环境;再吸引一批批热爱乡村的城里人到此学画、旅游、创业,村民回流,新经济业态兴起,让昔日衰败的村庄变成网

红村。“虽然听起来很梦幻,但在共享的移动互联时代,文创振兴乡村是可以实现的。”沉洲说,屏南经验不仅有标杆性的引路作用,总结出来的“三引三创四加”工作法,也具有示范性的借鉴意义。

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有着吸引人的自然人文景观,能够成为旅游打卡点;或者依托独有的物产资源,获得高附加值,从而实现乡村的繁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

相关链接

“徐迟报告文学奖”是继以鲁迅、茅盾、冰心、冯牧等著名作家名字命名的全国性文学奖项目又一个文学创作领域的荣誉奖项,2001年创立,每两年评选一次。这个荣誉奖项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我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品,是促进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繁荣和发展的推进器。

徐迟是我国著名作家、诗人,在他富于激情、成就卓越的创作生涯中,以报告

文学最具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他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轰动全国,不仅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其深刻的思想性、完美的艺术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报告文学创作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从第六届开始,徐迟的家乡浙江湖州南浔,成为“徐迟报告文学奖”永久固定颁奖地点。